**網台課程：現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

**講稿**

簡介：

　　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是近代漢語學界中一股不容忽視的學術群體，然而，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思想卻也是一個龐大的思想資源，當中的各人皆在學術思想上有所專精有所系統的思想建構，單單從著作的數量來說已經是一個令人卻步的境況，例如：《牟宗三先生全集》有三十二冊；《唐君毅全集》有三十冊；《熊十力全集》也有十冊，而且，在浩瀚的卷籍中更涉及古今中西印等各個不同的思想系統，實在不容易消化或閱讀。有見於此，本節目即從中找出個別較為少人注意又理應不容忽視的著作，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中的要義，冀盼為大家管窺當代新儒家思想的部分精彩面貌。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六集：《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之五：第七節至第十二節**

**第一部分：閱讀《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七節至九節（15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今集我們繼續講講〈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具體內容。上一集我們主要分析了第四節的部分內容及第五、六節，指出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以一種文化哲學的精神論為進路，認為中國文化的核心觀念具有「一本性」特質，即從政治上或文化哲學上皆有一脈相承的表現，從「一本性」的特質可以發現統合中國文化的文化精神並不如西方文化般以信仰或上帝作為統合，並以此作出超越的嚮往；中國文化雖然不如西方文化般具有上帝的信仰來表現出超越嚮往的宗教精神，卻在道德實踐上具有「天人合一」或「天人合德」等表現出「高級的宗教精神」，而這種道德實踐上的超越的嚮往，即是「心性之學」。所謂「心性之學」即依據個體內在的心性作出道德上的實踐，從而達天德、天理或天心而與天地合德，或與天地參的境界。亦即是所謂「超越而內在」的說法。這些就是上一集的主要內容。換言之，依唐君毅等先生的說法，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即是「心性之學」，而中國文化的發展即是從此「心性之學」的特質展開出來的種種文化現象。既然認清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則我們如何可以討論中國文化的可能發展呢？說到這裏，我們可以討論〈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七節了。

　　唐君毅先生等人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第七節中論述了：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簡單來說，中國文化內實是具有一種以超現實的追求調節現實的生活與心態以達至「久」思想，如道家思想中的以退為進，或儒家思想義命分立，又或從中國人之重子孫與宗祀的思想等，一一都可以發現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具有一種伸展性，此種伸展性正是可以為我們面對文化理想之不足作出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即是說，透過中國文化本身的精神生命特質：「久」，我們就應當以此伸展出更為高遠的文化理想，那麼，甚麼才是中國文化發展的「更高遠的文化理想」呢？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說：「我們說中國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應當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國人不僅由其心性之學，以自覺其自我之為一『道德實踐的主體』，同時當求在政治上，能自覺為一『政治的主體』，在自然界、知識界成為『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活動之主體』。這亦就是說中國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國，亦需要科學與實用技術，中國文化中須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換言之，唐君毅等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更高遠的文化理想就是發展出民主與科學。其中的科學與民主卻又並不是以一種加添式的，即並不以為照本宣科地倒模西方文化的民主與科學即可，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明言：「要使此理想更高大，一般的想法，總是最好把其化文化之理想，亦包括於中國文化的理想之中。但是這種想法，只是想由加添法，來擴大中國文化之理想，而沒有注意到文化之本身，要求向什麼方向伸展其理想之問題。」所以，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所講從中國文化自身所開展出的科學與民主，可以說是一種「中國式的科學與民主」，當然，大家一聽到「中國式」就可以聯想到有所謂中國式的人權，中國式的自由民主，「中國式」在現代變成了一種具有政治正確意味的口號，不過，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發表的時候卻是一種被視為保守主義的想法。唐君毅先生等人所說的「中國式的科學與民主」其實是一種紮根於中國文化的精神生命之中所可能發展出來的文化理想。這方面的講述，即是〈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的第八、第九節。

　　先說「第八節：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究竟從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心性之學」如何可以發展出科學精神呢？唐君毅先生等人認為需要從道德主體的「暫忘」，從認識主體的建立為先，即是從知識理論的建立作開始，並再而輔助道德之實踐，更從而引發實用的可能。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說法：「中國人欲具備此西方理論科學精神，卻又須中國人之亦能隨時收斂其實用的活動，暫忘其道德的目標，而此點則終未為明末以來思想家所認清。今認清此點，則中國人不僅當只求自覺成為一道德的主體，以直下貫注於利用厚生，而為實用活動之主體；更當兼求自覺成為純粹認識之主體。」換言之，唐君毅先生等人其實是從「暫忘」或借位來先讓科學精神或認識之主體先行建立。其實，牟宗三先生對於此「暫忘說」，更提出「良知坎陷說」或「開出說」的較為完整的講法。不過，這種「暫忘說」或「坎陷說」受到很大的質疑，例如：如何可以把道德「暫忘」呢？在這裏，我只能稍作解釋知識理論與道德實踐配合的可能理解。據一般的理解，知識理論與道德實踐應該是分道而立的，就像是知與行並不是同一的，等於我們的諺語「講就天下無敵，做就有心無力」，理論與實踐似乎總有一段距離。然而，知與行是否不能合一呢？假如知識理論作為一種行動實踐的指導的話，如「自由」的理論，或「成功」的概念，在知識上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這些理解正正指導著個人的實踐上如何體現出「自由」或「成功」，亦由於實踐上的種種不同的經歷，又可能為這些「自由」或「成功」作出理論上的修訂。如此，知與行，或理論與實踐，就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一種具有辯證的關係，即體即用。用這種講法來看，唐君毅先生等人講的「暫忘說」其實是告訴大家不要截然分開知識理論與道德實踐，而是兩者兼備，只是以往的中國文化精神實在太過於著重道德實踐而在知識理論上較缺乏，現在如要發展科學精神，則需要稍微放開，先發展科學精神的認識主體，再從事道德實踐的道德主體。

　　再講「第九節：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究竟從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心性之學」如何可以發展出民主建國的可能呢？唐君毅先生等人認為可以從兩方面講傳統中國文化中具有民主建國的可能基礎，第一是傳統文化中包含了民主思想的種子。此處所謂「種子」並非一般言儒家孟子思想中「君為輕，民為貴」的說法，而是從儒家道家等思想皆認為君主不當濫權，為政以德；更指出儒家推尊堯舜的禪讓及湯武革命，其中明確的指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說法：「中國今雖尚未能完成其民主建國之事業，然我們卻不能說中國政治發展之內在要求，不傾向於民主制度之立。更不能說中國文化中，無民主思想之種子。首先我們應當知道，中國過去政治，雖是君主制度，但此與一般西方君主制度，自來即不完全相同。此種不同，自中國最早的政治思想上說，即以民意代表天命。故奉天承命的人君，必表現為對民意之尊重，且須受民意之考驗。」換言之，唐君毅先生等人言中國文化具有民主的種子，並不止於以儒家道家等思想而說，更是從中國的君主制度之起源而立論。當然地，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更表示這些僅算是民主建國的「種子」，尤其是在制度上並未有「憲法」上的成立，僅從民意的道德上的要求，中國的民主制度並未能成完；第二，從另一個方向來說，民主制度其實亦能亟成儒家「天下為公」的理想。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說：「我們所以說中國過去儒家之『天下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須發展為今日之民主建國思想與事業，則此思想之發展，必與君主制度相矛盾。因君主之家天下，畢竟仍是天下為私。同時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與君主平等。所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則在道德人格上亦不能與君主平等。反之，如君主與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則人民在政治上，應亦可言『人民聖明，君罪當誅』。若欲使此事成為可能，則君主制度必然化為民主制度。故道德上之天下為公、人格平等之思想，必然當發展至民主制度之肯定。」簡單來說，唐君毅先生等人對於中國文化與民主建國的可能既有從中國文化之過去具有民主制度的種子而說，亦有兩點具有當代的問題意識而設想，一是設立憲法，二是肯定人人皆平等為政治的主體。

**第二部分：閱讀《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第十至第十二節（10分鐘）**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博士，好高興與大家一同分享當代新儒家的經典閱讀。剛才我用了很多時間才能說明〈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第七、八、九節，主要是說明唐君毅先生等人認為中國文化能發展科學的理論精神及民主建國的可能性。現在我們就看看〈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最後的三節。第十節是「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其實即是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大致來說，唐君毅先生等對於共產主義的批判主要立足於文化歷史與理論兩個層面，從而提出五點的批評，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明確地說：

　　「一，列主義想否認普遍的人性，而只承認階級的人性，因而想打倒一切建基於普遍人性基礎上之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道德、而徹底以階級的觀點，加以劃分。此處是違悖了世界一切高級文化之共同原則，尤與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思想中之植根於對此心此性，以建立道德的主體者相違，而想截斷中國歷史文化之統緒。」

　　「二，在由其階級的人性觀，所產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想否認每一人的個性與自由人權，這是與一切人之各為一個人，因而必有個性，亦當有其自由人權相違的。」

　　「三，中國文化之歷史的發展，是必然要使中人除成為一道德的主體外，兼成為一政治的主體、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主體。人要成為一認識的主體，則其思想理性決不能為教條所束縛，而思想之自由，學術之自由，必當無條件的被肯定。」

　　「四，在中國人民要成為政治的主體，則既不能容許君主一人在上，人民成為被治者，亦不能容許一黨專政，使黨外皆只成為被治者。」

　　「五，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問題之一，在對於改朝易姓，君主繼承等問題，無妥善的解決。但以前之君主繼承，尚有習慣相傳、儒者所力加維護以求天下之安定之傳長子制度，而在共黨之極權政治中，則最高政治領袖之繼承問題，連類似傳子之制亦無法建立，則只有如蘇聯列寧死後，史達林死後之互相砍殺。此砍殺之必然產生，乃在於共黨體制之內，視抱不同之意見之人，為必不能並存的敵人。有我無敵，有敵無我。此乃共黨體制所造成之心理狀態。於是共黨內權力之爭，同時即為參與者的生命的生死之爭。」

　　對於這五點的批判，我想稍為作出兩點的討論。第一是自由人權的問題，在共產主義的基本理論上，唐君毅先生等人明顯地從理論上看到共產主義的問題，然而，在實踐的操作運用上卻未能看出中國人特別在權術上及語言偽術上的應用，例如有中國式的人權自由，或「中國模式」的發展，所以，在〈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中曾斷言：「此專政乃不當長久，事實上亦必不能長久。」中國的共產黨政權卻已超過五十多年。第二是權力繼承的問題，唐君毅先生等人指出繼承問題是共產黨的重要問題，這從今日來看仍然是重要的議題，首先習李的領導是否得到上幾代的領導所支持一直是問題，尤其是在「打大老虎」的反貪腐事件來看，更特見權力鬥爭的問題；其次是權力的正當性問題，即新一代的共產黨領導是如何出現呢？他們的權力是源於軍力還是舊有政權勢力呢？這些正是重要的政治議題。

　　除了對共產黨的批判外，〈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最後兩節是唐君毅先生等人的一些冀望，第十一節是「我們對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東方之智慧者」，此節的重點是指點出中國文化的重要優點，不能中國文化沒有自身的重要處，所以唐君毅先生等人列舉出五點是西方人應當學習中國文化之處，它們分別是：一，「當下即是」的精神；二，圓而神的智慧；三，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四，如何使文化悠久的智慧；五，天下一家的情懷。

　　最後，第十二節是「我們對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簡單來說有兩點，第一是文明對話的期望，即是東西方的文化對話乃是以一對等之立場來說；第二是「立人極」的願景，即是與西方文化作對話，其實際的還不止於提升中國文化的地位，更在於共同建立一個人類整體的前途問題來思考，唐君毅先生等人即認為此是把人類自身當作一主體的存在來思考，並求此一主體的存在狀態由一般的知識而轉至自我作主宰的實踐層面，此即是「立人極」的願景。用現代哲學的術語，可以說成是唐君毅先生自己屢屢強調的「真實的存在」；或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強調的「本己性」的存活狀態。

　　最後，我們已經比較詳細地分享了〈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整篇文章，關於內容上的精彩處可以慢慢聽回錄音就可以重溫，在這裏，我反而想問的是：在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重看〈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究竟還有甚麼指導的意義呢？我想是至少可以具有兩個較為特別的提醒：一是文化歷史的研究，〈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所展示的是一種隻重的批判方式，即既對傳統作出檢視，又對現代作出分析，如此，則可以發現某些思想觀念在歷史上的變化，從而檢視現代思潮中的問題，既清理思想史上的問題，亦應用於現代的實踐上；二是文化間的對話之可能，〈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所展示的願景是文明對話的可能性，現代常從多元化或跨文化間的對話為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討論或研究方案，然而，作出多元化或跨文化的對話則必須對自身文化的認定具有較為深刻的理解才可以，否則，僅從表面的行為或事例作探討，實流於空泛。〈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示範了從文化哲學中的文化精神論作為探討文化核心精神的方法，再從而一步一步展示了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為「心性之學」，又以此來檢視現代化的的可能，這正是從一個深刻的學術研究來作為文明對話的可能方案。

──第六集完──